

# 宋人“文法《檀弓》”说解读

聂安福

自刘勰论文明明确提出“征圣”、“宗经”观念之后，经唐宋古文家以及宋代理学家的大力倡导，对儒家经籍的研习和师法成了后世文章家写作古文和八股文的重要门径。其中，单篇儒经被拈出作为具体的师法对象，则《礼记》中的《檀弓》是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清人孙馥孙著有《檀弓论文》二卷，其《凡例》云：“以文论《檀弓》始于苏文忠公，惜其评不传。南宋谢叠山，有明杨升庵、孙月峰三先生皆有专本行世。本朝徐扬贡先生于《经史初学辨体》内荟萃诸家评跋而间以己意附之，然皆语焉而不详也。”《檀弓》文法研习专书多出明清，旧题谢枋得《檀弓批点》亦为明人伪托（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而以文论《檀弓》则始于宋代，南宋叶适对宋人学《檀弓》作过总结，其《习学记言》卷八云：“世之学者于《檀弓》有三：好古明变，推三代有虞，一也；本其义理，与《中庸》、《大学》相出入，二也；习于文词，谓他书笔墨皆不进，三也。”“习于文词”一派，创自苏轼，南宋费衎谓“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并认同“《檀弓》诚文章之模范”（《梁溪漫志》卷四）。他如吕本中说“读《左氏》，然后知《檀弓》之高远也”（王正德《余师录》引）、洪迈称《檀弓》“其文章雄健精工”（《容斋三笔》卷一四）、刘克庄《艾轩集序》誉林光朝“下笔简严，高处逼《檀弓》、《穀梁》”等等言论，均表明《檀弓》在宋人眼中的文章典范意义。宋之前文论中少有提及的《檀弓》，宋人奉为作文法门，其旨趣何在？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 一

苏轼以文论《檀弓》，黄庭坚屡有转述，一则其《与王观复书》云：“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再则其《与潘邠老帖》云：“子瞻论作文法，须熟读《檀弓》，大为妙论。”以苏、黄在宋代文坛的巨大影响力，此论必然引起重视。

然而苏轼本人未见有对《檀弓》之文的具体评论，时人及后人对此说便有了种种解读，从中可以见出宋人文法《檀弓》说的旨趣所在。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有一段记载：“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苏辙这段话，明人孙绪《无用闲谈》也有引述：“苏黄门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曾子开论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二子皆以弟称颂其兄，声律如出一口，黄门之词为胜，《檀弓》句法也。”（《沙溪集》卷一四）曾肇之言见其《子固先生行状》，而苏辙之语未知所出，但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有含义相类的话：“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则“子瞻读书”云云出自苏辙笔下，可以凭信，而孙绪的“《檀弓》句法”之评，可解释邵博所理解的“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较读苏辙、曾肇言语及《檀弓》之文，所谓“文出于《檀弓》”，着眼点当非严格意义上的句式，而应是文句间的重复排比递进之势。《檀弓》句法的这一特点，陈衍称“多用复笔”（《石遗室论文》）。《檀弓》有如“石骀仲卒”章中四用“沐浴佩玉”语的重复之笔，但更多的是部分重复的排比递进文句，且形式多样，如“孔子之丧”章：“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有子与子游立”章：“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章：“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孔子曰”章：“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笙簧备而中和，有钟磬而无簠簋。”更有整章以排比为主者，如“孔子蚤作”章：“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泰山其

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

此类笔调造就节奏气势上的缓急错落、流转跌宕，其中语助词的调度不容忽视。宋人对《檀弓》文法的解析也关注到这一点。《邵氏闻见后录》有一处谈及“文用助字”的话：“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縚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近时六一、文安（苏洵）、东坡三先生知之。”语助词能促成文句气势舒快流转，也能使其节奏顿挫跌宕，同样认同“东坡得文法于《檀弓》”的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举两例即属此类：“东坡《观棋诗》：‘谁与棋者？’《墨君堂记》：‘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皆用《檀弓》文法。”（卷一七、卷二〇）检索《檀弓》，相类句式有“伯鱼之母死”章：“谁与哭者？”“阳门之介夫死”章：“虽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当之？”“孔子蚤作”章：“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晋献公之丧”章：“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

语助词的运用，是《檀弓》笔法的又一大特色，用法多样，有句首、句中、句尾之不同，更有单用、复用、连用之分别。如“曾子袭裘而吊”章：“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吊也？”“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曾子谓子思”章：“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子思曰”章：“勿之有悔焉耳矣！”“子张死”章：“曾子曰：我吊也与哉！”

“多用复笔”，善用语助词，是《檀弓》句法的两大特点，前人称“句法求之《檀弓》，则音节响亮”（潘昂霄《金石例》卷九），盖缘于此。宋人对文法《檀弓》的解读，其句法层面的含义也在此。就宋代古文主调而言，欧、苏奠定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风格，与排比递进之句势及语助词之妙用不无关系，而语助词之运转尤为关键，正如陈骙《文则》所云：“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宾，乐之有相也。礼无宾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今人来裕恂《汉文典》甚至认为：“字于文有密切之关系者，莫要于语助字。盖文之神情，悉借此以传也。”文笔之晓畅流转、传神达情，均有待于语助词的调度。邵博谓欧、苏文用助字得其当，颇有见地，即如欧阳修《醉翁亭记》，除了二十多个句末“也”字外，尚有不少用于句首、句中的语助词。有人说：“欧阳永叔之文纯雅婉熟，使人读之亹亹不倦。然比之韩、柳所作，则雄深遒劲不及也。虽各自有体，然亦伤助语太多。如《醉翁亭记》，

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语可去。如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则‘其’字可去。‘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则‘而’字可去，‘泻’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闲字，削去之则文加劲健矣。”（旧题李如箴《东园丛说》卷下）所举语助词，于文义或属“等闲字”，削去虽“文加劲健”，却有损于婉曲之风致。

宋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其笔法上的排比递进、善用语助词，与《檀弓》之文有相通之处。这或许就是宋人从句法层面解读文法《檀弓》说的文学背景。就苏轼教人熟读《檀弓》而论，其用意当不止于浅层次的句法效仿一端。

## 二

《檀弓》以纪事明丧礼，其叙事章法之妙，则是宋人解读文法《檀弓》说的又一层面，费衎《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读《檀弓》”条解析最为明切：

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

叙事简质是宋代古文创作先导者的追求，而词达味长，文理自然，则堪称欧、苏等人所奠定的宋代古文主调，在师法典籍上由《春秋》转到《檀弓》。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载有宋初穆修、张景习作古文的事例：“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其叙事颇似《春秋》。欧阳修始为古文时对深于《春秋》的尹洙亦颇为推崇，后来却不甚满意，曾对苏洵感叹：“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读苏轼文，更是惊叹：“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苏洵及当时的苏轼古文，主要取法《战国策》及《庄子》，以淋漓畅快为特色，尚非语简而味长的《檀弓》格调，但可视作由简质拙涩通向自然隽永之境的中介，正如苏轼晚年总结作文之道所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

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赵德麟《侯鯖录》卷八引）方回《题黄君以发拟文公书院梁文及赋》所谓“滔天笔势百川东，小待清霜万壑空。能草《子虚》《上林》赋，更须收敛入《檀弓》”，旨趣相通。

方回诗中评及《檀弓》的话，此前朱翌有过类似的说法，其《十月旦读子美北风吹瘴疠羸老思散策之句初寮尝作十诗因次其韵》其二云：“纵之逼论剑，收之入《檀弓》。”刘克庄谓此二句评杜诗“尤前人所未发也”（《后村诗话》卷二）。朱翌之父载上曾从苏轼、黄庭坚游，翌承家学，得元祐遗风。此评令人想到黄庭坚《与王观复书》对苏轼教人“熟读《檀弓》”的体悟：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这是黄庭坚元符三年（1100）在戎州回复王蕃（字观复）书信中的一段话，其后所作《答何静翁书》谈及诗文之学有云：“大概已具王观复书中矣。”可见这段将《檀弓》及杜甫“到夔州后诗”、韩愈“自潮州还朝后文章”并作诗文典范的论述，是山谷晚年传之后学的诗文创作法门。据其《答洪驹父书》中自述：“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则所谓“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当在元祐间与苏轼同朝为官时，可见苏轼是在谪居黄州之后，其文风趋于“绚烂之极”时体悟到《檀弓》之妙处的。此与其称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陶、柳诗，趣味一致，晁说之就曾合而言之：“柳子厚诗与陶渊明同流，前乎东坡未有发之者。《檀弓》则又东坡窥之以学为文章者。”（《题东坡诗》）苏轼教人熟读《檀弓》，用意当在体味其“淡而实美”之处。

论及《檀弓》之文，宋人常举的例子有“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章、“知悼子卒”章等，如吕本中云：“《檀弓》与《左氏》纪太子申生事，详略不同。读《左氏》，然后知《檀弓》之高远也。”（王正德《余师录》引）王应麟亦称：“《檀弓》笔力，《左氏》不逮也，于申生、杜蕢二事见之。”（《困学纪闻》卷五）今以申生之事为例，参较《左传》，略析《檀弓》之笔致：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

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礼记·檀弓上》）

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左传·僖公四年》）

论者或谓《左传》“君非姬氏”七句二十三字，《檀弓》仅用“君安骊姬”二句十一字，“辞简而有包括，妙在‘安’字、‘伤’字”（旧题谢枋得《檀弓批点》卷上）。诚然，一“安”字即含寝安食饱之义，一“伤”字即含姬死君悲之义，见出炼字精工之处。但《檀弓》本章之高妙处主要不在于此，而在其吞吐断续之笔致，生动地传达出申生忠孝系怀、冤屈无奈之情态，“君安骊姬”二句、“君谓我欲弑君也”二句、“伯氏苟出而图吾君”二句，句与句之间若有缺文，实则貌离神合，无言中透露出申生悲怜难言之心境，前人评之曰：“不接之接，其中包藏无限，是从骨里作转者。胸中一句，口中一句，却似垂绝之语，上气不接下气。”（中华书局选辑《檀弓精华》，中华书局1936年版）杨慎更是称誉此章“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尽者，非有扛千斛龙文鼎笔力未易及此。”（《檀弓丛训》卷上）此可应合王应麟所谓“《檀弓》笔力，《左氏》不逮”语。相较而言，《左传》之文则详赡明切而韵味不足，刘熙载的较评很精当：“《左传》森严，文瞻而意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舒而情密，天之全也。”（《艺概》卷一）

《檀弓》语舒，但本章所用笔墨却远多于《左传》所记，即多出申生自缢之前“使人辞于狐突”一节，情词恳切，舍身以尽忠孝之情状跃然纸上。而此类再现人事情境的笔致，在《檀弓》中不乏其例，诸如“曾子寝疾”章、“孔子蚤作”章、“知悼子卒”章、“孔子过泰山侧”章等，令人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

《檀弓》之文有简省者，但其优长并不在此。前人云：“《檀弓》有三长，非他书可及：一曰蓄意，二曰布疑，三曰流韵。”（中华书局选辑《檀弓精华》）此言可谓切当。《檀弓》叙事之高妙，不在尽事省言，而在摇曳生姿，意趣悠然，故有称其“言语绚丽”者（潘昞霄《金石例》

卷九),有谓《世说新语》全学其章法之妙者(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一六引述陈继儒之说),有称其摹绘穷形尽相者(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卷五),皆不失为读《檀弓》有得之见。

《檀弓》的精妙章节,在平易的叙事中有人情物态之摹绘,给人以生趣盎然之感,有的还显现出世情哲理,引人深思,如“孔子过泰山侧”章: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此章末句“苛政猛于虎”,最称深刻精辟,为后世传诵,或谓“柳子厚《捕蛇者说》本此一句衍为一篇”(旧题谢枋得《檀弓批点》卷下)。以文而论,其妙处在于叙事意脉融贯,情境活现。“苛政猛于虎”乃所叙情事的自然归结:妇人哭而哀,则必有悲哀之事。孔子“式而听之”,见出孔子对妇人哀哭的关切。这种关切之心促使他遣子贡问之,又亲自问之,在听到妇人“无苛政”的回答时必惊而悟,故有深切感慨:“苛政猛于虎也!”整章堪称叙事而情韵、哲理融于其中。

苏轼文中曾不止一次引述“苛政猛于虎”,固然是因其喻理深切,但恐怕也有对此则叙事文笔的称赏意味,这从《石钟山记》一类富于理趣的作品中可以见出。苏

轼之文,尤其是谪居黄州之后的书札随笔及各类记体创作,其笔致挥洒自如而姿态横生、信手拈来而意脉流贯,其文境则情、事、理兼融一体,自然隽永。此正应合黄庭坚、费衎解读《檀弓》之文所谓“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理得而辞顺”、“不烦绳削而自合”云云。文法《檀弓》说创自苏轼,宋人文法《檀弓》,不妨理解为文法东坡。若接续黄庭坚的话,则可谓杜甫到夔州后之诗、韩愈自潮州还朝后之文、东坡谪居黄州后之诗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苏轼提出文法《檀弓》而无具体解释。据宋人的解读,尤其是黄庭坚等人从作品整体风格角度的解读,联系欧、苏奠定的宋代古文主调的形成背景以及苏轼本人的创作历程,则《檀弓》以其平易自然而充满意趣的文风获得苏轼的关注,并非偶然。或许可以说,苏轼倡导文法《檀弓》,在一定意义上标示着宋代古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主调的形成。宋代古文自尹洙等人宗尚《春秋》到苏洵及早期苏轼取法《战国策》、《庄子》,再到谪居黄州之后的苏轼教人文法《檀弓》,从一个角度展示出其主体风格发展成熟的大略历程。欧阳修是这一过程中贯通性的文坛盟主,苏轼则是成熟期的文坛新主,其文法《檀弓》说在宋代古文发展中的意义大概在此。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 赵鼎臣生平事迹新考

彭国忠

赵鼎臣是北宋后期重要作家,与苏轼、苏辙、王安中、李邕老、叶梦得,以及吕本中、曾幾、韩驹、夏倪、饶节等江西诗派诗人多有交往唱和,所作诗歌自有门径法度,得到刘克庄及清四库馆臣的大力称赞。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较有成就的作家,不但《宋史》无传,各种谱录不载其事迹,今人关注者亦不多。直至最近几年,始有岳振国先生用力于赵鼎臣生平事迹等之考证,先后发表《赵鼎臣生卒年考》(《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下文简称《生卒年考》)、《赵鼎臣仕履通考——兼纠〈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及〈宋诗纪事〉中赵鼎臣镇邓时间之误》(《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1期;下文简称《通考》)、《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佚文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赵鼎臣籍里家世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四篇论文,筌路蓝缕,成绩斐然。然岳文疏误较多,特别在赵鼎臣知邓等关键问题上判断有误,致使由此逆推的其他事迹随误。今据赵氏《竹隐畸士集》(下文简称文集,仅标卷数)及其他文献,掇拾旧闻,于其生平事迹作较详细之考证,以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